

又是一年梅子飘红时

青柳

南方小山村,夏天的滋味,是从第一颗杨梅开始的。拈起一颗深红色的杨梅,放进嘴里,酸甜可口的汁液在唇齿间流淌,口水不断满溢,漫过软绵的杨梅,又慢慢退回去。

“五月杨梅已满林,初疑一颗值千金。味胜河溯葡萄重,色比泸南荔枝深。”入夏时节,酷热渐生,在山间,若觉干渴,望见杨梅树,顿时不渴了。智者如曹操,就利用了杨梅的这个特点,以“望梅止渴”带着士兵坚持到有水源处。

在江南,梅子不仅是常见的水果,更是老百姓给孩子取名的灵感来源。女孩子如“梅红”“梅青”、男孩子如“梅云”“梅国”,这些带着梅字的名字充满了江南的诗意和灵动。

在衢州的南边山中,家家户户屋畔都有一株杨梅树。犹记得那天清晨,雨后初晴,薄雾微岚,

我们乘舟至山间访友,遥望见绿水青山掩映处,黄泥墙的老屋透着山间的古朴和悠然。弃舟上岸,轻轻走在云雾笼罩的山路上,如一缕水痕悄然融入无垠的绿海。正频频回首于江波烟雨色,忽闻犬吠,抬头便望见一株杨梅树,枝繁叶茂,亭亭如盖,红绿相间的杨梅挂满枝头,十分养眼。

正下过雨,落果铺了一地,主人说,过几日,杨梅红透了,就可以浸酒了。杨梅酒,暗红色的酒水,带着冰糖的甜腻和杨梅的微酸,酸酸甜甜非常好入口。记得有一次,一位北方的朋友来衢南山区,好客的山民以杨梅酒招待,那位朋友品尝之后,感觉这个果酒味道不错,没有烈性,就放心地大口喝酒、大块吃肉,不想竟然酒桌半酣之际就醉倒了。第二天酒醒后,大呼上当,说这酒“绵里藏针”,就像《水浒传》里

的蒙汗药。

我从不饮酒,但却喜欢吃浸酒之后的杨梅干,带着一点酒糟味,浸润着糖水的甜,一颗颗,比话梅蜜饯清爽,是夏日饭前的开胃小食。暮夏苦热,没有胃口,嚼上一颗杨梅干,顿时口内生津,气舒神爽。

在江南,杨梅有着唯美的意境,“青梅竹马”那动人的初恋时光,唯有带着江南的意境,才有那种浅笑嫣然的青葱。那微醺的思念游走红尘,在细蒙落雨中,点点滴滴,不复回首。

农历六月,江南梅雨,此时一颗颗红色与青色相间的杨梅挂在枝头,娇艳欲滴。这时节,夏意更浓,屋前的菜园里,丝瓜黄瓜带着金色的小花,茄子西红柿挂了几枚果子,我们从院前缓缓走过,颦笑间,风雨成诗,岁月煮酒,往事如烟。

人生不是一场比赛

李成林

人生自古难以两全,更不可能事事如意。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做更好的自己,而不是为了赢得别人,因为人生不是一场比赛。

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越是要做好某件事情,可能越做不好。就像学生考试,如果下决心要在某次考试中考出好成绩,往往因为紧张而出错,成绩会低于自己该有的水平。当你放松心情,以一种超然的心态对待某些事情的时候,反而能发挥出超常的智慧。

20世纪90年代,我在一个村里担任党支部书记。因为身份的限制,我没有更大的野心,认为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工作就行。1996年,当地政府实行综合改革试点,其中人事制度改革就是打破身份界限,按照先笔试后面试的程序,选拔一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我的一个教师同学想报名竞争一个行政职位,拉着我陪他一起参加考试。因为我没有这个打算,所以没有同意。后来经不住他的劝说,报名参加了职位竞争。我虽然也认真学习了报名时发放的考试用书,但对考试结果一点也没有奢望,只是不想让自己的考试分数太低。和我竞争一个岗位的二十几个人,都是刚出校门的青年学生。我

不但没有上过大学,放下书本也有十几年了。考试期间,我思维活跃,轻轻松松,丝毫没有任何压力。考试一结束,我就回到了村里,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工作,把这件事情抛到了九霄云外。后来,我意外接到了通知,说我笔试入围。最后,我以面试第一名的成绩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跳出了“农门”。

我总结这次意外的成功,就是我根本没有想过结果。我只是想充分发挥出自己的能力,不能考得太差,让自己难堪。

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两名参加比赛的拳击手,上台前,一个在心里默念:我一定要打垮他,拿下这场比赛,赢得胜利,晋级下一场;另一个则在想:希望我们都不会受伤,他是一个优秀的同行,能和他进行比赛,一定会提高我的技术,让我获得一次进步的机会。最终,第二个拳击手获得了胜利。

我们可以变得更好、更强、更优秀,但绝不是为了赢得别人、打败别人,而是通过不断学习,提高自己、强大自己。

人生是一场旅行,而不是一场比赛。我们需要铺满鲜花的风景,而不是荆棘丛生的藩篱。

河流(外一首)

张凡修

拔出根须
可以有多少抖落呢
沥下的泥沙,源于
源头的根须并不能捆绑什么

挣脱堤岸
希望有一种无垠的宽度
让明亮抖落得更低

而我们
省略了枝条

一些鱼在顾自游弋
抖落的鳞片
数着五九、六九、七九……

化开部分的
某些突然
占据有利位置的起伏

包括几点渔火间或闪灭
和青涩的新草
并不顾及
从我们两腿间柔软凸现
源于源头的
美。而是一同忆及

顾自游弋的
一些鱼。“竟毁掉了
一朵宛若悲悯之囊的云”

雨季

一地的秸秆碎屑
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雨冲走
我专注于野外的旷野
横在周遭的麦茬上
这样的搭配,让自己
有一种和谐在浪费
纵是秸秆遍地,也能筛出

细碎的一粒
似乎每个雨季如此
果实坠地
声音低微
在我臂弯环绕的中心
柔软、充沛



晨光普照

李昊天 摄

桥凶

石泽丰

天色正在暗下来。我和母亲走出村庄,走在一条沙石路上,去我外婆家。我顺着眼前的沙石路望去,发现它越过一座古老的石拱桥,在长湖桥的尽头拐了一个大弯,便紧贴着桥埠头屋场向前延伸而去,一头钻进了外婆居住的那个名叫八百垅的村庄。拱桥处,路两边的湖水在风的吹拂下,拍打着路的腰身。

桥凶里的水连着石家畈屋的河汊,与我生活的村庄石家大屋的河汊隔着这条土埂。因公路扩宽和等级提升,桥凶早已填塞起来,一条宽阔笔直的柏油马路将先前的沙石路紧紧地压在身底,它如岁月的密封条,把一切过往密封得严严实实。母亲年迈,被我接到城市的养老中心已经多年,但在母亲的脑海里,那条路还是以前那般模样,没有任何变化。

母亲唤醒了我对桥凶的记忆。枯水期,我常常钻到拱桥的下面,在桥凶里捡贝壳。丰水期,水漫上土埂,我常常打着赤脚从土埂上走过,感受湖水濯足的快

感。然而,这是父母所不允许的,他们怕我真的一不小心跌进桥凶,丢了性命。那期间,舅舅们也亮出了明确的表态,丰水期不欢迎我去外婆家。

我知道,不欢迎我去外婆家是对我严加看管,是对一个孩子生命的保护。我印象中,桥凶没发生过一次吞噬生命的事。然而,我却搞不懂,那个时候,为什么村子里的妇女们把它作为自己遭受到丈夫打骂、气得走投无路时的最后选择。人们在概括农村无知妇女委屈到极端时的几种表现,无非就是一哭二闹三走娘家四上吊。然而,在我出生的那个屋场,她们表现出的一句狠话,就是这日子没法过了,不如钻到桥凶里去淹死算了。我远房的一个婶婶,在一天傍晚说完这话之后,人就离家出走了。当时,左邻右舍打着手电筒来到桥凶边,找了许久,都没有发现一丝丝她投水自尽的痕迹。最后,那个婶婶没有选择走这条路,桥凶却背负了骂名。是不是人一旦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要走向死亡的

时候,内心会有一股恐惧感滑过?

静下来回想我的母亲,自从她被接过来以后,经常去养老中心看她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岁月哪饶人呐!如今,母亲对事情已理不清了,大脑经常犯糊涂。医生说,这是小脑萎缩的结果。她在神志不清时,甚至不知道我的母亲是谁。有一次,她问我:“你是泽丰吧?”我说:“是呀!”她又问:“你的母亲在那里还好吧?”顿时,我的胸口堵得慌,泪水夺眶而出。我强忍着抽咽之声,回答她:“我的母亲在那里很好!”母亲认为她此时此刻还在老家,她告诉我,她很想回一趟娘家,又担心自己会跌进桥凶。她说,等她儿子回来再去。

我是母亲唯一的儿子。然而,她在犯糊涂的时候竟然把我给忘了。走到生命尽头,即使忘记了自己的儿子是谁,她也记得那个桥凶,记得她的娘家,记得我的故乡。